

天道神魔

中



鬼谷紅樓

绝无重版 翻印必究

一念及此，方君秋感慨不已。长剑一顿，身子凌空，一道紫影如彩虹直划出十丈之外。豪兴未尽，引腔高吟：“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襄阳走马客，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吟声刚落，东边天际竟滚过一阵春雷。是巧合，是天意。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清平镇，三面背山，一面临潭。正北一山，山势威猛，形如卧虎，故得名卧虎山。东边一山，直刺云霄，松柏亭，形如青凤，得名青凤山。西边一山，山势平缓，但结构奇特，形如龟状，既难攀越，又易迷失其中，是白龟山。南面一潭，终年雾气腾腾，虽名为潭，实则既深又宽，水面方圆近四十里，为宿龙潭。

清平镇扼中州要道。为四方交汇，商贾车旅必经之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平之镇，商客云集，生意兴隆。近年来，清平镇呈现出另一种清平：商客冷冷清清，生意平平淡淡。提起清平镇，令人心惊胆颤。即使中州地面的几大镖局，也远远避开，绕道而行。

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在清平镇渐渐蔓延，日益猖獗，有恃无恐。这就是最近在江湖上声势日炽，恶名远播的龙虎门。

龙虎门踞三山一潭，门下日众，无恶不作，劫财货，奸妇女。镇上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外地有亲朋的，早已收拾细软投奔他乡。

光天化日下。

人群突然四下散开，一个老者被踢倒在地，一个小女孩哭喊着爷爷，旁边一个黑人正趾高气扬，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叫道：“看到没有？我黑老二的钱准敢欠？到期必还，过一天加一倍，谁敢赖！”

是的，黑老二的钱是绞索，是毒蛇。谁沾上谁倒霉。

黑老二，便是卧虎堂堂主矮脚虎之弟。卧虎堂为龙虎门下属

四堂之一。黑老二仗着乃兄之势和一身硬功，在清平镇横行无忌。他是太岁。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忽听一声断喝：“黑老二你对他老人家下毒手亦未免太……”

黑老二万万想不到，在清平镇竟有如此不识趣的。怪目一翻，亦不打话，一记黑虎掏心，便向喝声奔去！

那人一招自扫门前雪，推开来势，反手一攻，居然也是个会家子的。

黑老二一个脱袍让位，避开来势，居然收拳，拱手笑道：“请教无台高姓大名，黑某多有得罪！”

那人没料到黑老二居然如此客气，不禁一呆，也抱拳道：“在下……”

然黑老二飞起一脚，踢中那人下阴。那人惨叫一声，摔出二丈之外，双脚一蹬，立时气绝。

黑老二得意之极，怪笑道：“看到没有，谁敢对黑某人无礼！”

道上。

雷声响过，紧接着大雨骤降。

方君秋加快脚步，远远瞧见有几缕炊烟，便趋了过去。

一个小村落，三几户农家。

“生出来了！”几个憨实乡民围着一团草堆，一头母牛正在草堆上艰难地蠕动着，大自然又增添了一条小生命。

母牛生小牛，在农家，这也是一次喜悦。

生命诞生，本该喜悦。

可惜喜悦只有一瞬。

三个恶汉，活象山贼，围了过去。二人挂刀，一高一矮；一个光头和尚，头硕大锃亮。

那高个恶汉尖着嗓子叫道：“几个乡巴佬，高兴什么。给爷们宰了这头母牛，路上当干粮吃！”

一个乡下青年抬起头，愤怒地瞪着高个恶汉，道：“哪里来的恶棍？怎能这样……”话未说完，胸口已被重重挨了一拳，扑倒在地”！

几个妇人惊叫起来。

一个乡下少年操起草镰子便要冲过去，被一位老汉颤颤巍巍地拉住。

那光头和尚狞笑道：“我佛慈悲，这畜生得如此辛苦，不如死了吧！”

那矮个恶汉怪叫道：“让我砍了它！”拔刀，挥刀……

一个少妇扑到母牛之前，哭喊着：“大爷高抬贵手，不要杀……”

矮汉刀至半空，怒叱道：“滚开！我是要它的小牛，供大爷路上烤乳牛吃。”

那少妇用手扯着矮汉的衣裤，哀声道：“不行，小牛死了，母牛也会死去的。”

矮汉狞笑道：“好吧，你代牛死！”

刀落。刀止。

眼看这少妇便要血染当场，奇迹出现。

刀砍在两只手指之间。

如玉竹临风，紫衣翻飞处方君秋双指夹刀，姿势洒脱之极；左手摸着耳垂，又未有点滑稽。

矮汉大怒，吼道：“找死！”一舞刀，竟丝毫不动，矮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奋力抽刀，刀依然纹丝不动。

高个恶汉见状，拨刀夹攻，一式云抹长空直袭方君秋脑后。

刀距一尺，半尺……方群秋眼看便要被身首分家。

突然，刀也砍在两只手指之间。方君秋左手的食、中二指之间。

方君秋依然如玉竹临风，只是左手不再摸着耳垂，双手四指夹双刀。

光头和尚还未出手，但已知遇上劲敌。遂拱手道：“这位兄台高姓大名，兄弟从未挡过兄弟的路，兄台何必与兄弟为难？”

方君秋忧郁的眼睛投向天际，缓缓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佛慈悲，锄恶扬善，不滥杀无辜，怎可诛雏牛、欺妇幼，伤天害理。你们还是远远地离开吧！别再让我遇见！”双手一扬，双刀被抛出丈外，入土半尺，两个恶汉双手空空，惊得目瞪口呆。

同一瞬间。光头和尚认为有机可乘，挺着铮亮的脑袋便向方君秋胸膛撞去！

别小看这一撞，去势之猛，力势之强，开碑裂石。原来这光头和尚便是龙虎门青凤堂的副堂主石秃，江湖人称铁头花和尚。称之为和尚，并非石秃出家当过和尚，而是因他单名秃，且脑瓜铮亮，当年他师傅也善因材施教，传以铁头功，这武功的家数就在光头上做文章。石秃出道以来，仗着铁头功夫，竟罕逢对手。三年前，石秃在淮扬道上作恶，不料险些断送身家性命，幸遇龙虎门主，恶习相投，被纳为青凤山青凤堂的副堂主。从此，石秃更加嚣张，任所欲为。

一个月前，石秃奉门主之命出外打探江湖近况，特别是纷纷传扬的方君秋的死讯。传闻已被证实，方君秋已被烧为灰烬。这日，他正匆匆回赶，心想门主得此消息，必定大喜，龙虎门称霸江湖最大的障碍已被除去。

石秃万万意想不到，方君秋还活着，而且就活在他面前。

当然，此刻石秃仍然不知道他撞向的人便是方君秋。要是知道，他便不敢轻易把头卖出去。

计划好极了，无懈可击。

他在古雅的檀香椅上坐了下来，暗自得意一笑。龙虎门就将威震武林。他盘算着，青凤堂副堂主该回来了。

他，就是近年震动清平镇，独霸清平镇的龙虎门门主龙无忌。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一把，身子前倾，把手伸进桌下一个装有机关的小洞里，拨动暗钮，一只秘密抽屉无声地打开了。展现在眼前的木盒令他兴奋。龙虎门崛起武林，称霸武林的全部计划就在其中。他在夜静无人之时，不知多少次地打开木盒，计划行动的细枝末节。

他坚毅的脸庞露出了成竹胸在的神情。他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皓齿。经过半生的蹉跎生涯，亡命江湖，武林风云就将在他的手中变幻。

用不了多少时日，或许半年，或许数月，他就将成为武林之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脑海中闪现出一缕阴影。方君秋。传说剑法天下无敌的方君秋。但很快他就驱散了阴影。方君秋真的剑法天下无敌吗！纵使天下无敌，也已化为灰烬。真正的武功天下第一，应是龙无忌！

龙无忌小心地把木盒放回秘穴。他站了起来。舒展一下瘦高的身躯和腿上扭结的肌肉，悄没声响地起出了秘室。他一贯如此，即使对身边的近侍、众妾和门下心腹，他也仍然维持着一种权威和神秘感。

宿龙潭，月色笼纱。

此刻，龙无忌心情很好。他也是个好雅之人，一时兴起，临潭而吟：“袅袅沉水烟，鸟啼夜阑景。曲沼芙蓉波，腰围白玉冷。”这是李长吉的《贵公子夜阑曲》。

“门主好雅兴。”声音如歌。

龙无忌闻声，知是总管上官云。她的确与众不同，这倒并不在于她迷人的身姿，他知道其中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一层，他也说不清。

“上官总管亦未睡？”

“斯时斯月，岂可学那庸夫俗子酣然大睡！”

龙无忌哈哈大笑道：“有理！有理！云姑娘也和一曲如何？”

“那便献丑了。”上官云手中一晃多了一支木笛。笛声响起，是阴子坚的一曲《五洲夜发》：“夜江雾里阔，新月迥中明。溜船惟识火，惊鬼但听声。劳者时歌榜，愁人数问更。”

笛声聚顿。

“好……”

龙无忌好音未尽，笛声又起，却是花彦龙的《之零陵郡次新亭》：“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直。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沧流未可源，高观去何已。”

笛声一转，又吹出柳文畅的《江南曲》，只是全无闺怨之气。“汀洲采白，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

笛声三叠，听得龙无忌如坠云雾之中，窥不透上官云此刻心思，只得连声道好。

这正是上官云的特点。没有人能摸透她的心思，包括龙无忌。她善于把痛苦和欢乐深藏于刚柔相济的性格和无限的活力之中，绝不溢于言表。但她总是把门中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妥当贴切，令人信服。因此她入龙虎门才四年，便居总管高位，她为了什么呢？

这一撞，着实令人意料不及！纵然发觉有头撞来，也绝闪不过这万钧之势！

石秃一头撞去，势在必得！

方君秋脚下一滑，身子一缩、一侧，如燕子斜飞，恰好闪到一边。

石秃一头撞空，顿时大怒，一个狮子摇头，又朝方君秋撞去。

高矮恶汉这时也醒悟过来，一前一后，挥刀而上，与石秃成丁字之势，把方君秋围在中间。

一时间，方君秋三面受敌，铁头临腰，一刀及胸，一刀抵背！

突然间，紫衣如烟，方君秋一个鹞子冲天，人已掠在半空，如云凝风。洒脱！妙极！

石秃又是一头撞空。高矮两恶汉却刀势已去，把持不住，一前一后恰好朝石秃脖子抹去。

可惜石秃的是铁头，不是铁脖子。

不是铁脖子，便难免为刀所砍。

可惜石秃不是死于对手刀下，而是死于属下之刀。

方君秋并无借刀杀人之意，只是事出骤然。

即使如此短暂一瞬，方君秋脑中也已变化了种种想法。他想去三个恶棍一死，但看三人下手的杀气恶戾，又终于闭住了眼，停住了手。还是由他们自生自灭吧！世间多一份恶，便少一份善；少一份恶，也可少一些灾难。

双刀齐至，血染当场。

只是倒下去的，不止花和尚石秃。

就在刀劈气绝之际，石秃双手一挺，十指如钩，一前一后分别扼住高矮恶汉的脖子。

一人同时发动，攻向方君秋一人。

三人同时倒地，死于自己手中！”

这一幕，惊得乡民们目瞪口呆，许久竟说不出话来。

方君秋深深一揖，不安地道：“众位乡亲受惊了。”

乡民们如大梦初醒，连连打揖，几乎跪下，道：“多亏大侠救命之恩……”

方君秋慌忙止住，道：“惊吓了众位乡亲，方某心实不安。这锭银子，烦劳乡亲们把三个恶徒尸首给掩埋了。方某就此告辞。”留下银子，迈开大步向清平镇走去。

这时，雷雨已停。中州道上，春晴刚洗。

五年前的情景，她仍历历在目。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时，她没有觉得羞涩，也没有想到应该披上衣衫，她纹丝不动地蜷缩在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陌生的尸体。这仿佛是一场恶梦。

她久久地注视着丈夫朝上翻起的眼睛，证实这不是梦，“啊”地一声，又昏了过去。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一片雪白的手掌正抚摸着她的额头。她呆呆地望着她。

一个枯涩而又慈祥的声音响起。

“孩子，你终于醒了？”

眼前是一位老尼。

这是什么地方？她不想知道。

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她已经忘记。

她只记住一个声音，一个嘶哑的男音，她要寻找这个嘶哑的声音。

她关好门，径直走到盛着四条毒蛇的铁丝笼前，静静地望着笼里的毒蛇。

那条最小的菱纹背响尾蛇舒展开它尺来长的身躯；而那条大的则松散地盘成一团，好象海船上精心拢好的一堆锚绳，另一条正懒洋洋地爬动着，还有一条静静地闪烁着幽光。

她推开笼口活门，放进一只田鼠，再把活门落下。那鼠定了

定神，猛然间，它惊呆了。显然看到了致命的危机。最小的菱纹背响尾蛇窜上去咬住老鼠，那速度和力量足以使武林一流高手束手待毙。致命的毒液立时注入鼠体。毒蛇松开口，回绕成引人注目的攻击形状。田鼠跌跌撞撞，蹒跚几步，倒地而亡，毒蛇慢慢伸直身躯，准备吞下它的猎物。

她走到另三个瓶子前。每个瓶子里盛着一个蝎子。她知道这些蝎子的毒性。蝎毒的溶血作用是致命的，但不能立刻起作用。

她拧开三个瓶盖，把三只毒蝎倒在一起，再把盖扣好。她知道处于有限空间中的三只毒蝎会进行拼死的相互攻击，在这场攻击中只有一只可以活下来。如果幸存都尚有足够的气力，它还将把其它两只同类吃掉。

她关好门。

一个黑影消失在幽龙岛的夜幕中。

这一天，从一早开始，淅淅沥沥的春雨便把大地弄得湿漉漉的，象是要把春意传遍整个清平镇。

康平酒店。

昔日熙熙攘攘的场面已不复见。

此刻，在临窗的孤独角落，正坐着一位孤独之客。

他忧郁的眼睛透过蒙蒙春雨，显得心思重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正是斯时斯景。

只是，此刻清平镇上，连行人也没有。

一个恐惧之镇。

一个死亡之镇。

他，清平镇的不速之客，他，康平酒店的孤独之客。他，就是方君秋。

他，孤独的人，喝着孤独的酒。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他，举杯对春雨，依然孤独身。

他已独饮三杯，又是三杯下肚。是酒好么？是菜香么？

天下最精美的酒菜，他坦然受之。

天下最粗陋的酒菜，他也坦然受之。

只要是酒，他从不拒。

康平酒店，又走进一人，苍白的脸上一挂长髯。他在另一临窗桌旁坐下。

店小二端上一满盘肥牛，摆上一壶酒，他便独酌独饮，旁若无人。

他第二次端起杯子时，一眼瞥见方君秋。双眉一皱，遂又闪过一丝冷笑。

不知何时，酒店又进来一位老妇，衣衫蓝缕，看上去已年过五旬。她径直趋到长髯汉子跟前，颤声道：“望大爷高抬贵手，放回我家春月。”

“去！去！去！扫大爷的兴！”长髯汉子一抬手，把老妇挡了一个趔趄。

老妇还颤巍巍地哀求道：“好大爷，好先生，行行好，……”

这次长髯汉子索性一掌劈去，竟欲致老妇于死命。

一掌却劈在一块肥牛肉上。

长髯汉子桌上的盘子，恰恰少一块最大的肥牛肉。

长髯汉子顿时气得长髯翻飞，脸色越发苍白，喝道：“贱妇！竟敢跟大爷要起花样！”攥起一盘牛肉，便朝老妇铺天盖地摔去！

那老妇早已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一叠声地念：“菩萨保佑。”

这盘牛肉一脱长髯汉子之手，却没向老妇摔去，反而挟着力道向长髯汉子自己脸上奔来。

这一惊，非同小可。长髯汉子方知座中另有高手。这人除了

右边窗旁的紫衣汉子，还有谁！”

正是方君秋。

方君秋忧郁的眼睛透过蒙蒙春雨，投向天际，对身旁的变故竟似晃若无知。

“报上万儿来！”随着一声怒叱，长髯汉子左手一式推窗望月，右手一扬，满盘牛肉竟如天女散花，袭向方君秋。

这一招，正是长髯汉子赖以成名的拈花手法中的天女散花。他就是龙虎门下宿龙、卧虎、青凤、白龟四堂中的白龟堂副堂主万花飘，外号好先生。

万花飘，号称好先生，实乃大恶棍。一挂长髯贴在一张苍白的脸上，一付忧天忧民，假仁假义的，使他饰得慈祥长者的假象，偶或一见，当真认为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先生。

万花飘也偶或堆出谦谦笑脸，好声叠叠，当真摆出一付好先生的样子，他仁和其表，却毒蝎心肠。当他对你称好之时，正是他对你痛下手之时。许多江湖高手，便是丧身于他笑里藏刀的连叠好声中，如宿州二英、南山老道等。论武功，万花飘当年的拈花手法还不到四成火候，功尚在宿州二英、南山老道之下，但他却以伪善面孔和连连诡计，使宿州二英、南山老道毫无防备，乘隙击杀之。从此万花飘声名日响。

万花飘虽小人得志，却也不敢荒废武功，他心里还算清楚，自己的武功还难进入武林一流高手的水平。因此，这几年他投入龙虎门下一是伏其势力立足江湖；二是暂避仇家，加紧修为。功夫果不负有心人，这几年万花飘的拈花手法还确实长进了不少。

只是，万花飘不仅练的拈花手法，而且还经常沾花惹草，是个好色之徒。昔年他迷恋其嫂美色，一日竟趁其兄远行在外，对其嫂强行施暴，致其嫂含恨自杀。其兄回家盘问，他则一不做二不休，把其兄也给杀了。

此刻，跪在地上的衣衫的老妇，其女春月，便是新近被万花飘掠去的。

十天前，也是在康平酒店的此窗此桌，万花飘骤然眼前一亮。窗外走过一位少女，虽然衣着寒酸，一身村姑打扮，却掩不住可人颜色，她就是那老妇的女儿春月。万花飘对春月始相戏，看不依，索性强掠，抢回白龟山中。

这日万花飘依然毫无顾忌地走进康平酒店，恰好被乡邻瞧见，告知老妇，因此，便出现了上述情景。

把一盘扑面而来的烂牛肉当成暗器激出，骤变之间反客为主，抢为攻势，可见万花飘的拈花手法已到了相当火候。

“来而不往非礼也！”

方君秋端起杯子，满饮一口，突然一口喷出。只见满空酒气裹着牛肉，如飞瀑，直朝万花飘嘴里射去。

万花飘使出手中筷子一点，只觉右臂一麻，竟挡不住，身子慌忙向后平平翻出，方才避过这牛肉飞瀑。衣袂却已被牛肉击破了一串洞。

万花飘狼狈之至。

那凌空牛肉，虽没有塞进万花飘嘴里，却镶嵌在他坐下的硬木椅上，入于木中。

方君秋悠然地望着窗外春雨，端起酒杯，又缓缓地喝了一口。吟道：“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

万花飘展开拈花身法，长剑一亮，满空剑花裹向方君秋。还是一式天女散花，只是用剑使将出来，威力又自不同。

方群秋端坐窗旁，提起筷子，将盘中牛肉一块块地挟起，又缓缓地喝了一口酒。继续吟道：“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枵枵，洞庭两脚来吹竹。……”

剑光顿消，万花飘手中剑上扎满了牛肉。

万花气得长髯翻飞，苍白的脸面发苍白。

万花飘长剑一顿，剑上牛肉一块块一分为二，肉挟剑势，随一簇簇剑花直向方君秋面门涌去。

这一式，是拈花剑法中的第二式，百花斗艳。这一式比天女散花又自凌厉百倍，剑似轻灵，实却沉猛。

“酒酣喝月使倒行，银去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方君秋又专心致志地喝了一口酒。

就在剑抵脑门之际，方君秋忽然身子一缩，硬生生矮去半截。一块块牛肉挟着强劲力道，从方君秋头顶飞射而过，尖锐而短促的风声“嗖”的一响，万花飘这一剑依然刺空。

但就在方君秋吟声一顿之间，口中激出一道酒线，直向万花飘眼睛射去。

万花飘一式百花斗艳未敢使老，身子斜飞，剑势一转，又使出拈花剑法中的第三式，千树梨花。这一式，剑势更加凌厉，随着万花飘身子展动，一朵朵剑花恰如千树梨花竟放，当真令人目不暇接。

方君秋偏偏是一个赏花之客。

方君秋口中激出酒线一射未中，便把酒吸了回来。他是个好酒之人，当然不能轻易把酒洒出去。

“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黄鹅跌舞千年觥。……”一吟至此，双手一翻，竟似黄鹅舞状。

只见一桌酒菜劈头盖脑往万花飘身上撒去，一双筷子骤袭万花飘握剑之腕。

万花飘欲避已然不及，只得弃剑保腕，长剑“当”的一声落地。人已飞出窗外。

“仙人烛树蜃烟轻，清琴醉眼泪泓泓。”紫衣翻动，万花飘跌

地长剑随之飞越窗外，去声之疾，如裂帛破空。

一声惊叫声远远从西边传了过来，消失在蒙蒙春雨之中。

方君秋一曲李长吉《秦王饮酒》歌刚好吟了，酒兴也尽。

那衣衫蓝缕的老妇还跪在地下频频叩头。

那店小二也吓得趴在柜下。这时听得没有动静，才悄悄抬起头来。

“老人家请起。”方君秋伸出双手把那老妇扶了起来。

“相公大慈大悲……”

方君秋慌忙止住道：“老人家不用多礼。有何为难之事，若信得过晚生，不妨相告。”

那老妇遂将十天前发生之事颤颤抖抖地说了出来。

方君秋不听尚可，一听气得直揪自己耳垂，恨不得立刻踏平白龟山，捣毁龙虎门。

“老人家请宽心，纵是龙潭虎穴，我方某也要去闯，帮您把女儿找回来！”

忽然，窗外传来“嘿嘿”两声冷笑。

方君秋一闪身，人已到了窗外，上了屋顶。

春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四下渺无人迹。

夜已深。

此刻，康平酒店斜对面的翠云楼正是春宵良辰。

一阵阵艳调伴着喝采声从翠云楼传了出来。

“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可怜！可怜！”

“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

“娘子何须如此！”

“哈哈！”

“欢愁依亦惨，郎笑我便喜。不见连理树，异根同条起？”

“娘子当真情意缠绵！”

“当真令人怜惜！”

“遣信欢不来，自往复不出。金铜作芙蓉，莲子何能实？”

“娘子我不是来了吗！”

“娘子，便忘了那薄情郎吧！”

“哈哈……哈！”

其中一个嘶哑的男音尤其令人作呕，淫荡不堪。

方君秋披衣而起，窗外春月正阑。心想，好调流于秽口，也变得粗俗，沾污了好曲，也辜负了这轮春月。

一今及此，方君秋想起了蓝楼老妇的女儿，她也叫春月。

都是春月，一定一样美好，皎洁。

美好的景致，美好的少女，都是天地造化，怎可被沾污、蹂躏。

白龟山。

他忧郁的眼睛投向西方隐隐的山影，目光如电。

他一剑横空，化作龙吟，如丝如烟，是剑魂。

他罕遇劲敌，一套精妙剑法竟难得启用。倒是成了孤独之夜，孤独之景，孤芳自赏。

一条黑影在清平镇上空一闪而过，落在翠云楼上，掩挂在屋檐之下。

方君秋心中好奇，悄悄跟了过去，不显声响地隐在一片松影之下。

那个嘶哑的声音，却是再也没有响起。

打情骂俏的浪声仍一阵阵地传了出来。

透过一串珠帘，在蒙胧烛火之中，一个猴瘦精光的汉子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床的另一侧卧着一片曲线生动的洁白，形成美与丑的鲜明比照。

那片洁白此刻已如雨后残荷，在经历暴风骤雨的摧毁之后，更显怜弱不堪。

那猴瘦汉子看来色欲又起，身子一挪向那片洁白掩了过去。那片洁白慌忙往床角缩了缩，哀哀求道：“严爷望怜……”

那女子哀声未了。忽然，一片柳叶如飞刀穿过珠帘向猴瘦汉子两腿之间射了过去，悄无声响，却去势极猛。

若不是方君秋伏于暗中一直注意那影，此刻几乎也难已觉察。

骤变之间，方群秋右手一扬，借之精湛内力击落临窗根树的两枚松针，同时，两枚松针已更快的速度越过柳叶。

就在如刀柳叶割向猴瘦汉子之际，两枚松针挟住了柳叶，戛然而声，落于床上。

那黑影一击不中，发觉暗中另有高手，黑影一纵，全身而退，借着柳枝弹力，影子已没入滴滴月色之中。

猴瘦汉子已经惊觉，身子一弹，从另一扇窗户弹了出来，跃上屋顶。

那影早已去远，四下悄然，万籁无声。

方君秋仍伏于松影之下，心中暗自好笑，忧郁的眼睛竟展出一丝笑意。他也喜爱美女。但他向来怜香惜玉，倍加爱护，从不摧花折柳。人间美好的阴阳之会，是天合之作，乃大雅，两情缱绻，才解其中之妙，象如此一意施暴，霜摧黄花，当真令人扫兴，只有登徒子之流所为，只是那黑影，不知何人，既多管闲事，下手也太凶狠，竟欲置人于死地，未免太过份了些。幸亏他及时出手，免得血溅花前。但这摧花折柳的好色之难道不受些惩罚么？一念及此，方君秋顿觉无聊之极，笑意全消，怏怏不乐，借着一阵风，如烟飘回康平酒店。

方群秋躺在床上，久久不眠。至四更时刻，他方才渐渐入睡，